

生於斯，始於斯，悟於斯，歸於斯

稍有接觸過科學的人都知道，一道白光經過稜鏡會衍射成彩光。五彩源於稜，彩虹始於雲，霓虹本於氛，我們根於心，生於斯。生於二十一世紀，每個人心裡都埋藏著夢的萌芽，有的人想拿到諾貝爾獎，為各個領域作出貢獻，有的人想環遊世界，將世界盡攬眼底，還有人想成為受人景仰的慈善家公益家。我們有著數之不盡的夢想，可是甚少有人的夢想是歸根究柢，追本溯源——也就是生命的意義。

小時候我們或許會問父母每件事情的原因，例如讀書的意義、每個科目的意義，乃至大自然的各種為什麼，可是父母都會以將來重燃你的動力鬥志，你的未來便始於斯。大概是我們習以為常，或是麻木了，漸漸以一個又一個的目標去替代了每一個行動的原因。我們開始按照現實的路線一一完成，順利考上大學，出國留學，享受著安居樂業、衣食無憂的生活，似乎一切已經是人生的定格，而這也的確是父母當初的答案。然而，這時候有人問你為什麼這樣活著，多少人因此無言以對呢？這也是二十一世紀的通病，基於太多的前車之鑒，我們慢慢跑出了自己的稜鏡，跟著水泥地平穩地邁步前進，甚至不用再思考，也不必停留在交叉路口。

道德經云：「五色令人目盲。」當你一直盲目追求社會上對成功的各種固有價值觀，也只不過是在同時走五條分叉路罷了，必定顧此失彼。這也難怪為什麼現代人總是營營役役，忙的不可開交。可是我們撫心自問，這是我們所延展的根嗎？還是已被連根拔起，早已毫無生命力。追求並不是壞事，可是當它們變成「追」和「求」，那就截然不同——所「追」著的「夢」只是苛「求」別人滿意，符合社會的期待。但這並不是我們本應的色彩，我們應該抹去眼花繚亂的五彩繽紛，找出我們真正想追求的白色；應該細細品味著一盞茶，好好思考這個問題。因為我們從小就被牽引到傳統的成功道路，小至琴棋書畫、大至各國語言，我們卻鮮有時間問為何這樣走，也很少與自己的內心對話。如果一直走在別人的道路上，那我們的存在就毫無意義了。

我這種觀念並不是叫大家不必學習，不必持之以恆，所謂「君子不學詩，無以言；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」所以我們對道德規範有了一定的理解後，我們便要懂得選擇自己心之所向。蘇秦進諫十次秦王並不成功，後來回鄉更不被妻子、嫂子和父母所輕視，可是他卻一直熟讀鑽研，更在困倦之際拿錐子刺自己大腿。他雖然被身邊的親人所鄙視，可是他卻一直在自己的道路上行走，並沒有過分理會大眾的眼光，而是敢於追夢，所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終。

而這個夢就是生命的底色，所謂繪事後素，每個人在建立道德價值後就會有一層的白底，而這層白底決定你將來是否會大放異彩。有的人白底並不均勻，所以容易被五彩趁虛而入，當你的底色雜亂無序，不懂品畫的人或會將其論為藝術，可稍有品味修養的就能一眼看出破綻，而你自己本身的生命色彩卻變得黯然無光，甚至失去焦點。這不正如初心被成見取代嗎？初心不牢固可能是源於我們的思想囿於蓬草，受到太多言語影響思緒，正如「五味」卻令我們「口爽」，最終五味俱喪，從而難以尋覓方向。而且叢草蓬生的思緒，難以心平靜氣地隨意創作，甚至出於想彌補錯綜複雜的線條而愈描愈黑，無法補救，所以

人要學會消化世俗，讓自己心存獨到的見解，不必人云亦云，才能心存淡雅。陶淵明的《歸隱田居》、《歸去來辭並序》，莊子的《逍遙遊》，乃至柳宗元的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等等已經是不違初心的表現，他們的精神名垂千史，歷史上的人物比比皆是。倘若我們始於斯而忘於斯，豈不是很荒謬和愚昧嗎？

失去底色，並不是完全無法補救，想必大家也知道，一張紙有兩面，無論那一面多麼黑漆漆，另外一面還是潔白無瑕，可以從中開啟新的一頁。另外，我們也可以在漆黑的顏料上髹上白色，無論多麼污黑，終究可靠白色的力量掩蓋。大家應該也悟於此了。每個人都有掀起新樂章的機會，只是少有人敢於冒著承受大家唾棄的風險去放棄那首奏鳴曲。現今有實實在在的人寧願放棄矜谷的高薪厚職，去實踐自己的理想，成為生命教育者，讓大家更加了解生命的意義。而這種人在大家眼裡，可能會覺得是瘋子，是傻瓜，然而他們的生命才真正閃爍著光芒，猶如飛蛾撲火，以生命感染生命。

的確，我們總會受不同思想影響，也會注重別人的看法，這也是中國傳統的情與文化，所以並不能輕易做到道家的境界，也未必能返璞歸真，可是我們卻可以「淡極始知花更艷」。淡雅是一種氣質，人們總會聯想到雛菊或者素蓮，可是原來淡可以是我們人生的心態，而雅則是我們生命的畫作。人生的各種待人處事抱以淡然、淡素之心，這樣才能真正看到色彩。當一個人每天嘗遍酸辣濃香，最後卻無法感覺到水的味道，失去了清醇真味。而無素淡之心，又如何繪生命之雅呢？這也是為什麼五味令人口爽。真正的淡猶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這種距離才能使交情持久綿長；又如「非淡泊無以明志」，意指處世心態。淡是人生立身處世的各種提醒，懂得淡才能品味人生，並予端詳。而雅則有雅言、雅作的意思，不過我認為我的人生是雅舍，而不是規範。故以淡之心，處世之道；以雅之舍，悟己之心。

說到底，生命的底色是我們的初心，可我們要抱有淡雅的心態才能在社會生存的同時，與世界保持一定的距離，近似於以出世之心處入世之事。可是我們的初心並不是出世，而是本應存在，應以初心為質，只不過我們有時會像《魚我所欲也》中的一般人喪失本心。如欲找回這種心態，不必歸於山林，只須歸於吾心。

棱鏡不是不好，只是發散太多，人生便會失去焦點。可是光線是可逆的，只要將發散出去的光重新匯聚起來，並且加入個人的元素，這道白光將會是自己生命的底色，最後悟於斯，歸於斯。